

狮城脉搏 李志贤

新加坡潮人社团的纷争与磨合

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一些纷争是社团经长期发展后的一种整合过程，我们可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与其等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如将纷争放在台面上，针对问题，作出改革，求同存异，达致共识。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磨合过程，故社团纷争不一定会引起分裂，反而会是一种正面的整合能量。

日前报章刊载上周六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举行84周年庆宴，本地各大潮人社团领导人在台上一同高歌《朋友》。身为潮人，这个温馨和象征团结的景象令我感到鼓舞。

一年前潮州八邑会馆与义安公司对创立“潮州总会”产生争议，这两大潮人社团过去发生的一些摩擦也因此浮出水面。各中英文报章先后刊载的有关报道和公众言论，总计三十余篇，沸沸扬扬。

潮人社团公开纷争在其社群历史上并非首次，1928年侨领林义顺和当时掌控义安公司的余有进家族所发生的纷争就比这次的激烈多了，对后来潮社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余有进在1845年发起组织义安公司，并担任总理，之后由他的儿子余连城，孙子余应忠袭任，潮人帮权长期掌控在余氏家族手中。义安公司管理潮社诸多公产，如庙宇、坟山、学校等，成立后近一百年间累积了不少资产。1927年，林义顺认为义安公司由一家族世袭总理有欠妥当，遂联合李伟南、杨缙文等潮帮人士与余家交涉，并于1928年9月召开潮侨大会，翌年3月，成立潮州八邑会馆，林义顺出任总理。在殖民地政府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协议，义安公司成立新董事会，重组为潮人房产信托公司，潮州八邑会馆则作为潮帮的代表社团。

虽然这起纷争反映了当时潮帮的内部斗争和帮权的转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视为潮社内部的一次整合过程，这种过程是一个社群组织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后所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和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改革”。1929年潮人社团的纷争，最终在和谐的前提下达致共

识，避免了潮社的分裂，结束了由一个家族长期垄断帮权的局面，改变了潮帮内部的权力结构。更改章程后的义安公司和新成立的潮州八邑会馆，其宗旨更为明确，运作趋向透明和民主，制度也较健全，双方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所以，1929年潮州八邑会馆的创建可说是新加坡潮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28—29年潮社的纷争的历史事件对我们看待2012年潮州总会成立的风波有什么借鉴呢？

2012年潮州八邑会馆反对成立潮州总会，其中一个争议便是社群的代表性。时任潮州八邑会馆会长吴南祥便直言“一些不知情的海外代表，可能会以为潮州总会是取代潮州八邑会馆，甚至以为它才是新加坡潮潮人的代表。”潮州总会署理会长张昌隆的回应是：“潮州八邑会馆、醉花林俱乐部、义安公司和潮州总会各自都有可扮演的角色，而潮州总会也尊重潮州八邑会馆为代表本地潮籍宗乡团体的角色。”

也许潮州总会这样的回应是潮州八邑

会馆所期待听到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今天的政治体系和社会制度下，帮权结构已走入历史，即使是昔年成立时会员投票通过的章程，也不足以保障其代表社群的实质性。今天的会馆，在强大的政府体制和高度国际化的环境下，其社会功能和早期相比已大不相同。年轻的一代会问：会馆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需要参加会馆吗？事实上，无论哪个会馆代表潮州社群，对今天众多潮人而言，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在生活上都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影响。

所以，当今潮人社团要思索的是如何把握契机，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发挥其新的社会使命，扩大影响力，而不是执着于如何维护固有的或刻意争取代表社群的地位。无论是哪一个潮人会馆，只要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发挥实质的影响力，自然能获得社群的认可与支持，建立起强大的社群基础，被视为社群的代表组织。在目前的现实大环境下，潮人社团除了继续发挥原有的敦睦乡谊、促进商业联系外，

应当聚焦文教事业与公益活动，以配合政府推广传统文化和促进社会福利的政策。

成立潮州总会将分化潮人社群是2012年潮人社团纷争的另一个焦点。潮州八邑会馆董事声称“潮州总会的成立其实分化潮人之团结，促成众多潮人日后无所适从。”

我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访谈时说：“潮州总会的成立不会引起潮社的分化，反而是因为潮人社团早有的分化造成这个总会的成立。”我也认为这起纷争可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整合过程。我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以史为鉴的。1928年潮社发生纷争的结果，我们看到经过磨合后的潮社，不但没有分化，而且在改革后的义安公司和新成立的潮州八邑会馆两个具代表性的组织的紧密合作下，稳健发展，领导人的作风也更为开明，在往后的长期发展中对促进社群的福利权益与凝聚力，以及参与国家社会的各种建设做出许多贡献。

再看成立潮州总会所引起的纷争，经过几个月后，气氛也开始缓和下来。去年潮州八邑会馆庆祝83周年的晚宴上，潮州总会署理会长应邀出席，双方皆公开表示希望“能一起坐下来冷静商榷两会未来的发展”。过后，随着潮州八邑会馆新一届的董事会接任后，形势更是大为改观。据报章报道，新任会长郭明忠走马上任后主动拜访义安公司、醉花林俱乐部的总理，并在醉花林宴请各大潮人社团主要

领导人，过后还分别访问这些会馆，希望化解过去八邑会馆和各大潮籍社团的歧见。郭明忠在潮人社团中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和个人心结，他利用会馆领导层更新的契机，开诚布公，化解多年来和义安公司的摩擦，改善和各潮人会馆的关系，他的这些动作显然是主动和诚挚的，当然也获得各大会馆的认可和积极反应。在就职典礼上，郭明忠在出席观礼的外国嘉宾、政要、各大社团领导人和众多潮籍人士面前，明确表明自己的首要任务便是要致力调解潮州社团之间的分歧，开创潮人大团结的局面。一年后，在潮州八邑会馆的84周年晚宴上，众多贵宾与潮籍人士遂见证了各大潮人社团在舞台上一起高歌，展示了一家人大团结的共同期许。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纷争中开始走向磨合的阶段。这个磨合的过程或会遇到阻力，或需一段时间，但只要争执双方都能秉持对自己的期许和对社群的承诺，相信潮人社团将出现实质性的改革，重建互信，加强合作，最终将会提升社群的凝聚力。

所以我依然相信，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一些纷争是社团经长期发展后的一种整合过程，我们可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与其等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如将纷争放在台面上，针对问题，作出改革，求同存异，达致共识。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磨合过程，故社团纷争不一定会引起分裂，反而会是一种正面的整合能量。

谨此祝愿潮人各大会馆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团结一致，共同开创潮人社团的另一个里程碑。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联合早报》增刊版 27-9-2013